



9月,一群来自天南地北的作家,相聚于九江,参加中国作协发起的中国作家“江西生态文学周”活动。在浔阳江头,他们迎着江风感知“江暗管弦急,楼明灯火高”;在庐山,他们于云雾中感受“无限风光在险峰”;在修水,他们寻找黄庭坚的“阳关一曲水东流,灯火旌阳一钓舟”;在庐山云海,他们吹着自云居山而来的风,沉醉于鱼美水甜中……

创作,去有风的地方

□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秋兰

此次中国作家“江西生态文学周”,举行了“长江生态与文学使命”主题座谈会、“与名刊面对面”改稿会、修水作家群研讨会、名家结对交流会及4场名家文学公开课,深入探讨生态与文学的血脉联系,挖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可谓干货满满。

生态文学,缘何在九江唱响

从浔阳江头的瑟瑟芦花,到九江石化的现代化生产车间,生态发展,在新时代有了更具象的释义。而时代,总是赋予文字别样的意蕴,那密密麻麻的书写中,有诗与歌、水与火;有大自然,有万物;有温暖,有希望。当省内知名作家踏足九江的山水间,这其实是场双向奔赴——

“浮生多变化,外事有盈虚。”唐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官江州司马。从长安到九江,一去近三千里,失意的诗人彷徨不已,在浔阳江边写下“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名篇《琵琶行》,就此,九江这座城市便有了更多观照普通人的温暖亮色。

同时,“九派寻阳郡,分明似画图”;九江,这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天下江山眉目之处”,奔腾浩荡的长江、碧波荡漾的鄱阳湖和群峰连绵的庐山,共同构架出“一山独耸、二水合流”的山水空间。这场以生态为名的文学盛会,也正是作家聚焦绿色发展,展示长江岸线生态建设成果,推动文学深入基层、贴近大众的生动体现。

20年来,“两山”理念在赣鄱大地落地生根。江西的生态之美,从来不止于山水的“高颜值”,更在于生态文化的“厚底蕴”——从晋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李白、苏东坡等文豪纷纷在庐山留下名篇,再到入选2024年生态文学推荐书目的江西人徐春林创作的《和平长江》,如今的美丽江西既有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也有生态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当下,作家大笔如椽,书写生态和文化繁荣发展的新时代故事,必将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产生更多感悟,共同拓宽新时代生态文学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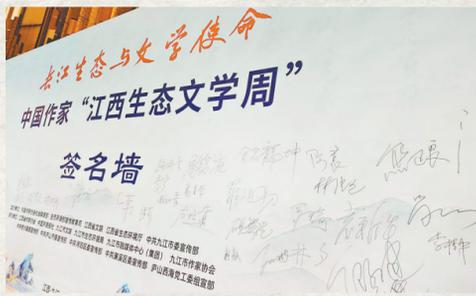
“参与长江大保护是新时代文学义不容辞的使命。”“中国作家‘江西生态文学周’的举办,旨在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生态文学创作,深入发掘长江文化时代价值。”针对生态文学周开幕,中国作协相关负责人表示。而对于江西来讲,这场跨地域跨体裁的文学盛会,必将进一步激发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热情,持续聚焦长江文化的时代内涵。“为江西文艺工作者走进生活深处、扎根群众当中示范打样,更是以文艺的力量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鼓与呼。”这也是江西省作家协会承办此次活动的要义所在。

对话与创作,长江生态与文学使命

江西是文学风行的地方,也是创作的旷野。作家们行走其中,是在鸟鸣中听见江西的风,在林涛中看见江西的海,他们带来的“干货”,也为江西文学创作者、爱好者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在“两山”理念提出二十周年“长江生态与文学使命”主题座谈会上,作家们纷纷发言,深入探寻文学与生态的血脉联系。

作家龙仁青表示,“人类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也不是这个世界的顶端,只是这个世界生物链中普通的一环,是大地共同体中一个普通的成员”。面对自然生态,应“敬畏、辽阔”,报告文学作家纪建说,“当我们的笔尖触碰到江水的那一刻,便是承载着民族的过去与未来。”小说家胡性能表示,面对长江这样一条文明之河、生态之河,文学不可或缺。长江,理所当然应该成为生态文学主要的表达对象。散文作家、诗人陈仓认为,生态文学真正的价值,其实并不在文字表面,也不在各种各样的修辞,而是自然存在于生态环境之中。江西作家阿袁则表示,



生态文学构建地方感,是为了对抗“全球化”,写好这一方水土这一方人,既是一个写作者感情之在兹在兹,也是一个写作者的责任和文学的功能,还是温暖人心、启迪心灵。”《芙蓉》杂志编辑部主任杨晓澜表示。

24名九江基层写作者则与来自《诗潮》《天涯》《芙蓉》《雨花》等名刊的编辑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写作,需要什么样的底色?“悲剧性的现实主义题材人们都是愿意看的,但是写作者的责任和文学的功能,还是温暖人心、启迪心灵。”《芙蓉》杂志编辑部主任杨晓澜表示。

小说家胡学文、诗人沈苇、作家阿来,报告文学作家纪建,分别在九江市濂溪区、庐山、修水、庐山云海带来了4场头脑风暴。他们以亲身创作体验告诉读者,写作,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也是一件公域化的事情。当文学爱好者直面名家,听名家们道出文学的来路与本源,恰也是直面自己、审视自己、拷问自己的过程。

文学“县”场,为什么是修水

“阳关一曲水东流,灯火旌阳一钓舟。”这是修水人黄庭坚眼中的山水和离愁。

黄庭坚是苏轼的挚友,千年前他肯定没有想到,因为“朋友圈”太牛,后世的迷弟迷妹们执文学朝圣心涌至他的家乡修水——中国作家“江西生态文学周”期间,边城修水迎来了两场令人瞩目的文学盛事:一是中国作协“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首场活动,作家阿来进行了《苏东坡与黄庭坚:两位文化巨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文学讲座,并与读者进行了热烈互动;另一场则是次日举行的中国作家“江西生态文学周”活动中重要的一环“修水作家群研讨会”,阿来出席了研讨会,省内外知名作家们现场点评修水作家的文学创作,并进行了名家结对活动。

为什么“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首场活动放在修水?为什么要为修水作家群专门开一个研讨会?

《左传》载有江西的两个地名:一为番(即今鄱阳),一为艾(即今修水)。作为幕阜山与鄱阳湖之间的山水古

城,修水的美丽生态与人文底蕴美美与共,美美与共——修水拥有黄庭坚和陈门五杰两座文化高峰,走出了众多历史名人,孕育了宁河戏、全丰花灯等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的修水延续着文化基因和文学自觉,大家心怀敬畏,赓续文脉,潜心创作。近十年以来,修水作家出版著作150多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大量作品并获得奖项。一批优秀作家在全省乃至全国文坛脱颖而出并产生影响,使修水赢得“江西文学第一县”的美誉,荣获“中国诗词之乡”的称号。修水文学创作持续活跃,已成为备受瞩目的地域文学现象。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对县域文学创作一语中的:文学“xian”场的“xian”,既是现在的“现”,也是“县”城的“县”。县是中国历史悠久的行政编制,是7亿城乡居民生活的家园,是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的窗口,也是蕴藏无数故事、充满生命张力的素材丰富和灵感源泉。县城连接着质朴的乡土和繁华的都市,构成我们时代坚固厚重的文学基座。新世纪前后,县城一直为中国文学输送着创作者。他表示,县城孕育着鲜活、质朴、清新的生活情状,只有抵达“现场”,文学才能在时代中“始终在场”。

“修水浓清,新条淡绿,翠光交映虚亭。”黄庭坚眼中的老家修水,和今人眼中的修水一样,是“满川风月”,是诗书双绝。何以“县”场写作,是作家梅国云所说的那样:“当我们在研讨诗性的宏大叙事的时候,强调文学创作技巧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去关注一些总有人看不到的个体和地方。”作家张者则对修水作家关注“乡村能人”表达了敬意:“书写乡村能人,其实是书写当下的乡村灵魂。”作家们纷纷表示,正是关注“县”场文学的生活化、趣味化的一面,让修水县城文学的景致更聚焦。

“小县城有两拨人,一拨是关注自己的肉身,一拨是关注自己的灵魂安放何处。在县城的文学创作者,是自己揪着自己的头发往上拽,是自己赶着自己往前走。”“县城的作者是透过针孔看见一个大世界。他们要脱去县城作者身上的标识,就需要被更多的人看见。”从修水走出来的作家樊健军对县城作者有更多的共情。修水县委协主席钱轩毅则认为,本次活动对修水产生了多重积极的影响:省内外著名作家亲抵“县”场,为修水作家创作把脉,提升了修水文学的视野与格局,带来了广阔的文学视野与创作思考。通过现场对话,县城作家可以跳出地域的局限,更清晰地感知文学发展的脉搏,思考如何将个人创作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人类共通的情感相连。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消除了神秘感,增添了亲切感,让许多本土的年轻作者看到努力的方向和攀登的可能,点燃了他们的创作热情。

“活动将优质文学资源直输基层,不仅能让文学之花开遍沃野,激发修水文学产生历史性变革,同时也会推动文学赋能县域发展。”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曾清生表示。

(压题图为长江回龙矶锁江楼锁江塔,李涛洲摄。文中组图为中国作家“江西生态文学周”系列活动现场,由本报全媒体记者钟秋兰摄)

热风冷眼

名字里的文化觉醒

□ 胡新波

又是一年开学季,许多幼儿园和小学的新生名单仿佛“变了画风”。“梓涵”“子轩”悄然退场,“鸣鹤”“瑾瑜”“扶苏”“羲羲”等充满古风的名字成批出现。这看似简单的取名变化,内里是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喜爱。

姓名不仅是一个人的符号,更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新中国成立初期,“建国”“建军”“卫红”“援朝”等名字大量涌现。据统计,全国有98万人叫建国,其中近30万人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这样给孩子起名,既是庆祝新中国的成立,又是对孩子的未来寄予美好的希望。这些名字与民族命运、国家建设紧密相连,体现了那个年代特有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昂扬斗志,是一个时代的鲜明印记。

改革开放后,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命名风格为之一新。“丽莎”“海伦”等带“洋味”的名字开始出现,“丹”“鑫”“锋”等单字名也流行一时。这一时期的命名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西方文化影响明显;二是追求个性化表达;三是体现对财富和成功的向往。命名的个性化探索,折射出社会从集体叙事向个体价值转变的微妙趋势,也记录了当时人们对外面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从过去的“向外看”到如今的“向内寻”,命名趋势的变化,正是文化自信回归的生动体现。进入新时代,年轻父母把目光投向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鸣鹤”“瑾瑜”“扶苏”“羲羲”逐渐取代了此前流行的“梓涵”“子轩”。这些名字不仅优雅动听,更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譬如“鸣鹤”取自“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比喻才德不隐;“瑾瑜”意为美玉,出自《颜氏家训》的“怀瑾瑜而握兰桂”,象征品德高尚;“扶苏”原为秦始皇长子之名,最早有香草佳木之意;“羲羲”出自“桃之夭夭,其叶蓂蓂”,形容生机勃勃。

命名的变迁绝非偶然,其背后是国家发展带来的底气,是文化繁荣氛围下的自信自觉。随着传统文化类节目、文物展览、国潮设计等走入日常生活,经典从书本中“走”了出来,成为可感、可用的生活元素。《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等节目的热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光彩;故宫文创、国潮服饰的兴起,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崭新的形式融入现代生活;教育水平持续提升,也让更多人具备了直接解读传统、从中汲取智慧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影视剧和网络小说的人物命名风格也深刻影响着大众的取名选择。电视剧《琅琊榜》中的“梅长苏”“萧景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廷烨”“喻霜”,《长相思》中的“小夭”“玱玹”等角色名,均引经据典、韵味深长,进一步激发了大众对雅致汉语的感知与喜爱。这些热播剧不仅带动了国风热潮,更直接影响了新生儿的命名趋势。网络小说领域更是如此。尽管网文书名出现“越来越直白”的趋势,但作品中的角色名往往精心设计,如《将夜》中的“宁缺”“莫山山”,《雪中悍刀行》中的“徐凤年”等,这些名字融合古典意象与现代审美,成为年轻父母取名时的重要参考。甚至一些爆款作品中的虚构地名、法器名也被转化为名字元素,体现出流行文化对传统命名的再塑造。

但也要注意,文化自信不等于盲目复古。一些家长为追求生僻、独特,专挑难认难写的字,甚至迷信五行命理、生硬堆砌,反而给孩子就学、办事带来不便。近年来,公安机关每年都会接到大量因生僻字名字无法录入系统而要求改名的申请,这提醒我们要避免过度追求形式而忽视实用性。

真正有文化内涵的名字,应当重意蕴而非形式,讲适度而非猎奇,做到雅而不涩、朗朗上口,既尊重传统,又对接现实。好的名字应该具备三个特点:一是文化内涵深厚,二是读音优美悦耳,三是书写简便得体。这样的名字既能体现文化传承,又能为孩子的成长带来便利。

名字是父母送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也是观察一个时代文化气象的窗口。从“建国”到“援朝”,从“安妮”到“瑾瑜”,不同的用名偏好,勾勒的是中国社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反映的是一代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成长。每个时代的名字都是那个时期社会心态和价值取向的真实写照,记录着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历程。当我们从容回归自身的文化语境,从传统中为新生寻找命名灵感,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觉醒与延续。这是一种无声而有力的践行,始于姓名,而不止于姓名。